

立

齋

閑

錄

立齋錄卷之二

華除錄

建庶人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冊爲

皇太孫

詔書
見後

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位改明年爲建

文元年追尊

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

懿敬皇太子妃爲

孝康皇太后

姓常氏開平志
武王過春之女

太子妃呂氏爲

太皇太后

壽州人太常卿呂本之
女志都志載本女爲皇太

子妃武王十五年八月
父呂本吳位與

日

詔書云又

呂后之

太祖皇帝同祀於西宮正指此也

太宗皇帝既即位革除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號
仍稱皇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
五年具改

皇太子及妃稱

皇兄懿文皇太子 皇嫂懿敬皇太子妃建文君廢

爲建庶人

冊立詔

詔曰蒙古列聖相繼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

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操將
練兵平天下亂偃天下兵奠生民於田里用心多
矣孰統一以年除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邇來
蒼顏皓首儲嗣爲重嫡孫允攷以九月十三冊爲
皇太孫奉

上下神祇以安民庶誥示臣民想宜知悉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

皇帝旣即大位詔紀明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
幸大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謁盥獻咸用享廟

社儀註縉紳聚觀皆思自奮以建庸于世秋八月
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
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泣
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
越九日己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
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
上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感羨焉而不敢弗慎也

昔

太祖高皇帝創業詔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

聖道之淵懿皆由脩性之高明豈有消塵可裨海岳

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爲
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
夷蠻踐柞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全
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

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

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旣俾正席於詞林復令
伴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款使之富頌之第宅又遺以安

旨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俱以
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龜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
奎畫雲章錫佳名以怡老朝著誇其榮幸縉紳嘆此建
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
几杖於太常而不聞

宸翰之賜晏殊題舊李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
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愧茲老朽乃得叨乎鴻私此於
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特杖以戒噎則富
思四海或有飢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

失所之嘆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哲教子孫以繼忠嘉
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名聖壽頌祝與天而長存
臣無瞻

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河南石叅議董公安常名倫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

山林間服葛襦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人心及元亡而
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爲贊善大夫事

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

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

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在肢體政

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于闕下而名

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并直有記倫既出爲參議已而

謫居遠徼至是召還歲庚辰會試倫克總考官注脚云

東昌府恩縣人

又楊士奇撰李侍印嘉慶誌云前大學士重倫時爲宛平李翰公從受業

王紳字仲縉侍制禕之子 蜀王聘教授 蜀郡將

十年新天子即位召爲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摩太祖

實錄嘗以其父死事聞於朝得贈謚庚辰十二月卒年

四十一 其送劉子祿詩云回來上疏入九重由此蒙

恩謚文節

孟仲
道文

王景彰爲山西布政司參政坐事謫雲南建文初召還
爲翰林侍講預修

太祖實錄

中都
志

秉里揚公舉明經任教職未赴會朝廷以博李徵入翰林
任編纂未期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
而官之尚書張純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
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爲第壹奏授

王府審理副受命之明日復召入翰林任編纂明年

太祖皇帝臨御改翰林編脩

出梁黎所著士奇小傳
按梁統以洪武二十

一年自云南布政召爲
太師尚書以此所云編
纂者

郊祀頌

皇帝肇禋於上下神祇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將牲省噐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士咸受飭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巳卯出舍

皇師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

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
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欣躍聚觀泊將
展禮玉望門降趾而趨脫舄登殿秉璧奠瓚與俯拜
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
翁忽眈霽若顏若格夜半禮成仰瞻宵漢煥朗澄瑩
上為動容昧真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
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
以定民志若天地享咨神靈忱豫黎民永受福祉苟不
順冷人用弗寧今

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照頭赫陽明發舒
陰憑消伏決于旬日纖翳不形白叟鮐翁嘆未常遇茲
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
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孝儒曰蓋之動
天固然美然臣伏觀

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通祖
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
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歛妨農仁聲義
聞升格竊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緩若父慈子夙夜不忘

裡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志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譴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於無極其詞曰

上皇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

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鎮戴清九圍復天之常脩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

授之聖孫惟

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需澤是施大賚
是庸衍揚不陳圉圉虛空孰祖之逋奚貸之富厥敷千
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蟲撲而除之降以風雨俾溷濡之登
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願環有萬
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
工大祀攸奉陽德顯融歛戢群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
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儼恪肅于動栗
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

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既豐弊玉既飭火燭熅煌駢牲芬
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
乃綏乃燂儼若居歆覩其色笑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
敬同誠百里具陳雲君岳祗海王瀆伯厥靈洋來舉
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于孫萬年太祖嘆
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
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
光燭聖情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遷坐
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廷如聞九韶天子曰喜來尔臣

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修惠或未博各殫乃心
助予謬度勿厚其歛重困細祇勿苛尔刑必臻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商
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
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宥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予未萌人心
悅悅天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
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皇帝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
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生欣豫等海內外

薰爲太和 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

違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

聖訓於其中玩沉靜思名之曰省躬論以尚父所存丹書

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

方希直
某有銘

高纒上書內一件欲弱藩王之權使下無背叛之

心上無誅伐之意經制一定而萬世無疑臣當借

漢爲喻

昔漢高祖提三尺劍起布衣推強秦滅暴楚以定禍
亂憫秦孤弱而亡遂大封同姓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

王肥淮南濟比分王天下之半其漢高祖遠慮之策莫不
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想遺文景不治之痼疾哉故

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大於腰

韓子腰之木數

一指之大幾於股平

居不可屈伸後雖有扁鵲不能爲矣故發痛哭流涕之

嘆其欲削移六國之意不言可知矣類文帝寬厚長者

含忍容之是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以折其強捍不臣

之心其弟厲王長謀廢反處蜀郡蜀所當也不免有尺

布斗粟之謹以累文帝寬厚長者之德此往事可鑑也

其後景帝寬厚不知乃老又遇晁錯恃才刻深徑削諸

侯遂批六國之禍非文帝之命託將得人民心輔漢又遇
趙涉遮說淆滛指示之方幾危劉氏之社稷則錯不能辭
其責矣昔我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居帝位
者數年故不免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定我

太祖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群雄並起龍飛淮甸芟刈群雄
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高居
九重神謀聖筭所向克敵海內之國三皇五帝不能臣服者
皆來 暇莫不納貢而效職焉比之漢高誠以爲過

正所謂我武惟揚于湯有光者也雖曰天與人歸實賴我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

太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孤秦之陋於是体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百二山河昔有人言一人當關萬人莫開其人捍勇西隣土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屈乘之乘在焉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國雖無名山

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所
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共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
雖曰沙漠寒涼不毛之地廣畜羊馬其土地之人不耕不
蚕皮衣肉食鞍馬是務遵金殘元藉之而各興一代之業
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
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相齊充寧
遼谷代慶宿星羅碁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皇帝之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併四夷也今各處親
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

朝制者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之恩此我
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小國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
之使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
之勢以臣愚見莫如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
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充吳楚潭湘濟充
吳楚潭湘對分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
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地而小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
弱矣臣又願

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之禮如歲時伏臘外國所供稀罕之物并京製嘉穀美味命使巨頒送之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如法漢之淮南齊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會親王告

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頂服者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膺四夷之患人身之疥癬之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

疾也疥癬之疾有時而搔養吾体命良醫而脩藥一掃之
而平復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
諸侯強盛故以脛腰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百体爲譬今
我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体之從命者
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
首安逸亦異如目好色而耳好音鼻好臭而口好甘其心
天君隨其百体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撓亂吾心而已
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既和不佳無腹心之疾而疥

癘之疾亦不復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
里謬云家不和而隣里欺且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
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脩身齊家爲先是以
堯之文思安、允恭堯讓者亦必先親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文王之小心翼翼、亦必先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
家邦則孔子所謂身修而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
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親、而仁民、而愛物此古今
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 皇上鑒察焉

貴州都司軍士且高巍係山西遼州人原將洪武十五

年願入太學生員蒙本州王欽奉

詔書內一欵以林岩宥懷才抱德之士保舉到京於建文元年九月十二日蒙部引奏爲臣不曾在役欽依發還本所今臣有姪高二應役不缺臣雖不爲國用聞知其軍作亂人：得而討之臣委身敵愾之心不能自己謹奏爲願使協燕事臣聞成周之時管管蔡監竅以叛周成王命周公往討之以周公聖人之全才率武王伐紂之大衆取三叔所監之小國如反掌也而周公緩攻徐戰者非兵不利而戰不勝聖人之心以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父母傷

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不至於不得已不用也故必待三年之役而滅絕之其物豈不欲三叔武庚自悔過而投降耶觀於東山破會之詩可見今某國謀爲不軌

皇上命大將率大衆而往討之其荒耳一隅之小國固易破也今我 皇上若恐傷生灵損折軍將况彼之軍民即

皇上之軍民以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豈忍赤子肝膽塗地乎臣願奉明詔或咫尺之書臣當披露忠膽大陳義禮之詞對彼明以天命曉以禍福明親、有和解之義無讐殺之理使各罷兵而復守分土從則著我皇上英武之威德不

從當盡臣子之節義 蓋自古用兵交使在其間昔酈食
其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魯仲連脩咫尺之書燕之
軍將見者無不涕泣臣雖無二子通變之口才頗有二子破
燕下齊之素志惟在我之疑况三十萬衆異姓之士寧
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蓋軍將屢戰則疲、則離
：則 大王其熟思之以臣之計臣躬奉

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爲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
不洒泣流涕今大王若信臣言以臣爲有僞述情由上表謝罪
按甲休兵以待事報 朝廷必寬宥 大王擅興兵甲軍

民將士脅從之罪 用修親好則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亦安矣如其不驗臣願烹鼎鑊并無戚色不然 大王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指一國之富輕謀淺慮爰及干戈走風塵冒霜露恃區區之小勝志親之大義以寡敵衆以弱敵強而為此僥倖不可成之悖事臣又不知其孰優而孰劣也况 太祖皇帝大喪未

終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太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有徑庭矣雖 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民臣未以

殿下不無以篡奪之議幸而兵勝得成因中大王之計

世公論之 以

大王爲何如哉倘有蹉跌取譏万世於是時也追復惡臣之言可得乎伏願大王再思審處焉

魏又爲假周公說援引詩書反復幾千言未云卽避位居東若使大王始知謀逆者擒其逆賊或械送京師或戮而奏聞若聞疑謗之言或解其護衛甲兵或質其所愛子孫釋骨肉積忌之疑塞說 離間之口如此 大王安得

不與同比隆哉 大王慮不及此遂移撤遠邇大興甲兵

侵襲疆宇所以任事者得藉其口以爲

殿下假誅左班

文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也臣獨以爲不然 殿下欲伸伊尹之志行周公之道也雖然豈不聞孟子有云家必自毀然後人悔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臣過過慮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方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 大王獲罪於 先帝不能辭其責矣今大王據比平取密雲下求平襲雄縣掩真定擒將虜士易若達瓠雖古之用兵若孫武者豈能過哉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之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百戰

百勝兵家不以為奇老子又云嘉兵者不祥今計大
王之將士東戰西伐馬無停足殆亦疲矣况 朝廷驅天
下無限之師 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 大王得心之
士大約不過三十萬衆 大王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臣
親則骨肉尚生離間 大王如拾芥正所謂徒能料事而
不能料人臣寄跡岩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所以挺身自投
願效一策蓋以為一二之慾而顛覆者萬億之生靈宿眠
披堅執銳嗟咨滿野肝膽塗地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毒人之父
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是豈仁智者之為哉臣以為動

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某所以得奉 聖天子

明詔置死度外未見 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

許 太祖皇帝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豈有要求於

其間哉且老子云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之秦以智力求不能以二世守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皇帝乘胡

元胤極思治之機提一揅於鳳陽揮三尺於馬上兵不血刃席卷長驅群雄歛跡奄有華夏是豈智力之所能實應乎

而天順乎人也是以既即寶位立綱陳紀奠安華夷分茅昨

土封建子孫欲其藩屏王室而外禦戎夷其神謀聖策爲
天下子孫萬年之慮也以大王之賢智躬承先帝聖
訓不爲不熟矣夫何以一朝之忿遂以骨肉之親翻爲仇
敵其爲先帝之累爲何如哉嗟夫昔周公聞流言之謗
皇上用與不用听與不听耳

上藩王書

疑是元平秋冬間

國朝處士臣高巍嘗聞世之所謂丈夫者蓋以其能爲國家
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宗社下可以福黎庶而無一毫微利
干譽之私爾臣樛櫟朽材年甫桑榆遊遊山野經史自娛

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操竊之虞感荷 皇朝之賜厚且深
矣臣雖無丈夫之才頗有丈夫之志素慕仲連子房之爲人
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近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
高皇帝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蓋欲使聖子神孫本
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
唐之陋 祖訓一定萬世未賴我 聖明天子欽遵遺詔
嗣登寶位龍飛之初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
戴奚啻考妣莫不頓立於朝而忠於其事朝野皆曰內有
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咫尺可待此萬世

磐石之固也吁不意勿聞大王與 朝廷有穩張皇三軍抗
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導之以智武者
奮之以勇皆謂執言伏羲以順討逆焉有不勝取者平如反
掌擒今 殿下論親親最賢最長即我朝之周公也當存周
公太公至正之心毋惑他人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修使無
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內輔 朝廷外屏四夷

則周公制作之功不得專美矣推其我朝基業同周室 太祖

皇帝純德文同王 大行皇后慈惠同后妃今 殿下才美同

周公輔我 皇上守成邁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魏

白髮書生蟄跡微命生死不惧者但久蒙

太祖皇帝教養無所補報況昔朝廷勉勵風俗於洪武十七年已行旌表愚臣孝行之門臣竊自負既為家之孝子不可不為國之忠臣死忠死孝臣素願也故敢披露忠膽大陳義之辭惟願 皇上與殿下各棄流謗之言和好親如故罷兵息民臣之忠義既尽如果賜死於九泉之下得見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問 臣所以 臣亦有以藉口矣麾下從從軍秀才高巍謹上者征長篇五十四韻伏冀電覽

皇帝建文初一年管霍蔡叔共流言不思

太祖艱難日遂入鴟鴞惡鳥篇

皇帝虛以問群賢遭家多難豈自天群臣叩首御街前選將

練兵去平燕三軍宿將無可舉取人無過親賢裹一重

腫親鑑別文武全才居上列通天留帶就賜將腰之拜受辭金

闕即日推輪送江許奉命北征三叩首奇謀勝算蓋日月

中奏捷飛書待日教

云以後馬無所
云聞紫不舉

皇上嗣位之初即日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
計去數之妙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

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
苦實廢平吏罪至死者多金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
囚視往歲減三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
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
治庶獄今類

宗廟神靈斷獄煩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糾貪
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臧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
務爲忠厚以匡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未明日己巳以都
察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

朝謁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

文武大臣皆賴以寵綏之

方希直奉
劫身死

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為昔者治之
以法而犯者誅衆豈有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
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而未及
期年百姓協和四方丕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為榮而不貪
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為常而耻言貨財上而朝廷
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擢瑕毒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
猶以為未也親擇臣二十有四人為採訪使以觀風

謹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由是天下忻然謂太
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盡以求
稱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
給事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 天子以爲可用
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民兵思勉精敏勁正所奏
舉切皆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即授

按察司僉事

方希直走徐
思勉序文

庚辰科會試錄序

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財隨之氣之盛也敦大忠厚

之人多而天下無氣之衰也險薄佻訐之徒衆而危亂
作聖人中而明而立所以輔相天地者豈有他哉凡以
合護是氣使盈而不至於消靡以病乎生才也自唐
虞以來賢才衆多之世未有不由人主作興以成之
者人主豈能強人以爲才也哉能勿傷是而已爾

大明啓運我

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戡定萬方

孝康皇帝以至德深恩煦植邦本所以輔相

極其盛矣今

皇帝即大位寫韶前烈一以仁義爲治

朝廷之上和厚博文之士相繼而出天地之氣混淪會合
賢才之衆其在茲時乎建文二年春天下之士貢於鄉
者咸就試於禮部蓋幾及千人

上慎重選掄之任俾倫等司其出取去率諸儒不敢懈

以二月九日至二十有五日畢得士若干人可謂盛哉

然才之生也資乎天地而其成也復能佐佑人主以贊

天地之功使天地之氣和非特賢才輩出而五穀登

群生遂喜祥畢集海宇晏寧靡有一物失其所者

上方日新聖德以圖至治多士為時而出輔庶政而永

鴻業使斯民重見二帝三王之盛豈非天下之所
深重望於將來者乎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具川董倫序

皇上嗣寶曆之三年大比天下士英翹俊乂之材受鄉薦而
會試春闈者幾千人禮部尚書陳公迪右侍郎黃
公觀同貢舉前期以考試官為請特命禮部侍郎
兼翰林學士董公倫太常右少卿高遜志典文衡以綜
其事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既修史官吳勣業

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昇監試御史王度俞吉吉以
二月八日入院越十七日而畢辰興夜寐殫力竭慮
而披閱之文理粹而華實兼者 選擇而不遺

詞義率而旨趣異者亦點落而靡貸參互考釋僉
議堯諧而始揭名焉噫乎古昔盛時獻鄉書而登天
府之名借計吏而奉奉常之籍虫濟、多士而幸過
其會卒成其業克遂其志者幾何人哉矧今

聖明御宇文軌混同而貢舉著于甲令三十有餘年矣魁
公鉅卿胥此焉出而奇勲偉蹟垂光簡冊以彰

一代之盛者固無以加矣士君子風承響接趾美于前不
啻倍蓰焉將見以其所學施諸有政而有司之事
卿大夫之職輔相之業皆其夙習而素講者豈將見
諸空言而已知

先朝以來登魏科取上第者其氏名之所紀載具存而
弗泯况當

皇上飛龍之初建文之始而奉運方開者乎昔賢有云士
非科目不能以自達夫既達矣所以致

君堯舜而康濟斯民者可不勉諸建文二年歲在庚辰春

二月望後十日中頃大夫太常寺少卿高遜志謹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加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 既之儀甫定

適慶王奏薦名士之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為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構李朱君仲湯為伴讀將李弟孝寧時為中書舍人諸士大夫奉詩以餞之惟昔

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勦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約之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事朝之大

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越拜殿廷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
莫與倫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
間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
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爲深
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
其爲宗室論可謂遠矣未君首應是選其可不知所自

重乎

方希直送
朱仲湯序

贈司馬相公忠孝兩全序

高山魏

連州人

士之處世有二道焉出與處也處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若伊尹傳說之於殷太公召公之於周此固聖人之偶後
世罕及下至漢唐晉宋亦未嘗無其人也若漢之蕭曹諸
葛唐之姚杜姚宋晉之羊佑王謝宋之呂蒙正寇萊公司
馬公韓魏公殊勲異政名載竹帛班、可考傳曰何代
不生賢何賢不濟用至我

聖朝肇興之初設庠序立國監以育英才經今三十餘
年矣其濟、多士固超越於前代矣其文章政事可與
前賢齊驅並駕而爭衡者愚不知其他所知者惟我銖
公一人而已何以知之其幼處鄉校也聰敏邁倫長同由

監也英華拔萃先事

太祖皇帝也試以盤根錯節而驗其能今事

皇上也任以山東參政以宣其化不意於建文二年秋某
人謀爲不軌

上命征虜大將軍曹國公帥師百萬而往伐焉三路供
給糧餉山東中州山西蓋德州爲山東屬郡水陸四通
五達之路而大軍聚集焉以待其進取孫子曰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况百万乎鈇相之任漕運也水陸並進飛芻挽
粟露集山兵未嘗乏用元戎國公亦嘗賞勞焉不意大

軍進取失利漫散南行而德州並無守禦官軍人民逃命
散走四野一空鉄相與巍並 快：南行路經臨邑時序端
陽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協同都司固守濟南至於其言不
意某人於五月十六日率衆寇城詭詐百端誘說軍民間
門出見鉄相遂使軍民穢罵賊寇彼知忠堅不下長圍
四守内外不通百計攻打晝夜不息攻之愈急守之愈
固若非濟南戰守而到其鋒某人乘闢竹之勢目中已無
江淮矣今原濟南之功比之廣昌東昌如摧枯振落者真
若急流中之砥柱也攻圍三月彼旣智窮力尽師老将歸

援兵方至遁走圍解

皇上明見之遠捷音方至遂命翰林檢討陳賡銀段以
酬其功績吏部主事魯送誥命以光其世封三代其榮
極矣昔范文正公得厚祿欲以養親不在矣爲恨今我
司馬公父母俱全而同享爵祿曾祖亦追封其官其孝
可謂無間於幽明矣夫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
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今於鈇相可驗其實矣原其出
處之分明忠孝之兩全古今名士亦少及矣魏恭爲孝
之名今得升斗祿双親已沒興言及此不覺心手酸軟

閣筆廢書不能不戚、於懷也及司馬公赴京謝
恩也

皇上賜御宴送下陳諫行言聽膏澤下於軍民不少矣
朝廷公論原其堅守之功既陞本司布政位不滿其才德
復授以大司馬之職佐征虜大將軍歷城侯以總天下之兵
而進取焉其相機決勝雖在於主將與叅副而運籌策
申軍政報莫實藉司馬之一人須待平燕之畢自有史官
大手筆圖麟閣垂竹帛流芳千載耿、不磨者由其忠
孝存於心窮達不異志故得聲聞滿天下香名傳後

世也其殊勲異政委身致命不避艱險以社稷爲憂者豈
巍拙筆所能發揮哉但巍始與司馬同一監中與司馬同者
征知其始終出處之云爾誠恐後日史官聞其名而遺其
實故特贈此姑偸戰守進取之實錄耳

退敵乘喜宴樂水心亭賦

皇上嗣實位屢下詔以求賢或舉於邊徼之軍伍或舉
下僚之裨員逸民側陋草澤魚鹽思民職於鉅鹿之下
夢文官於版築之邊側席求諫止輦聽言於是本州之大
守克舉於於林泉禮請送於京師赴天官之選銓值某人

之不舉命將師之征焉。憑坐井之管見，持獻策於君廷，蒙聖恩之寵渥，參贊軍務於元戎之前。期于房志，慕仲連修書咫尺，欲屈強燕志，抑鬱而不伸，攬歸轡而南遷。至濟南日，之被圍，思張巡守城之中堅，幸遇知己之鐵相薦，予於受制論守城之官言，聽計從濟險涉難，相逢莫輩，濟、雲、聯、若、徐將軍之赴、盛、統、兵之桓、合憲高公之糾、慢參軍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儲給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魁旃，衆資群策，屈力保全，焚燒賊衆之棲櫓，擒獲巨寇之尤奸，是日也，夫

地盡晦劍戟聲寒湖水烏赤原野爲丹彼旣智窮而力
盡我固守不動如山乘夜遁去棄甲奔還聞風聲而鶴
唳已破膽而摧奸僞勝事報四方胥盡之國具捷音奏九
重仁聖之

鐵叅政贈詩索賡和

高巍

群書歷覽見隋何錯節盤根利器磨久隱遼西思傳說
等閑尚志慕那柯爲臣尽也全名節處友知音取瑟歌
尺凌煙題姓字歸田舊計且蹉跎

勉賡前韻

供輸糧餉若蕭何竹帛公忠事不磨講藝投文明卓茂輕謀
淺慮笑剗柯傾心頂水催舟楫側耳臨風聽凱歌方相從來
福祿大共我保我莫蹉跎

又贈

山林隱逸一儒生上策平諧自失驚重賈同心陳治道蘇張
異路吠蹤橫歸期草野名高影影豈望

朝廷作六卿管蔡監殷同日叛周公狼跋亦東征

又賡前後韻

糧儲轉餉若蕭何耿、香名永不磨竭力勞心常會計

從流順陸併舟軻琵琶不解青衫濕玳瑁安思白雪歌異日
功勞垂竹帛三祭同載世無多

又

輻光晦跡號狂生穎脫囊中衆咲驚自爲平原班復立要
盟楚主劍頭橫常羞秦帝辛垣衍且喜和番蘇子卿承稟
元戎如不許披堅執銳亦能征

又

憂民爲國老儒生進退存亡久慣驚十載芳名林下隱五
陵和氣劍頭橫昔年有表憑胡虜今日陳情動國卿三寸

筆如安國劍燕人未格又何征

從軍吟

百萬執旆過太行軍容征肅陣堂；七群走獸無藏藪
矢木飛禽近上蒼白刃林磨山振響紅旗風動日增光將軍
駐馬鞭麾指信宿擒會晉陽

班師迴過倒馬關

鉄騎千群過鴈門旌旗簇；彩雲屯官屯遙見皆驚喜
燕寇聞知來膽魂燦爛銀盞明雪月青紅綉襖泥烟塵將
軍不速追窮寇勝算降燕在暮春

皇帝始即祚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
函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乃元年使
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六袤踰二尺揆其初得
徵兆異常質理秉溫世所希見奉獻天府先是 上在儲
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宣獲玉宸裏感
密未俾露二年見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
宮其夕復若有觀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
琢爲大玉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
方精一執中宇宙有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明

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

方命直疑命
神寶頌序

大明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予昔時守國藩以
左班奸臣竊弄威福骨肉被其殘害起兵誅之蓋以扶持

祖宗社稷安親藩也於六月十六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
予不敢赦無罪者予不敢殺惟順乎自縛縛劫掠財
物禍及無辜非予本意今後凡有首惡有名者听人
擒拏餘無者不許擅自綁縛惟恐有傷治道諭尔衆
庶咸使聞知

計開左班文職奸臣

太常寺御黃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

禮部尚書陳迪

左副都御史練安

翰林院侍講方孝孺

禮部右侍郎黃觀

大理寺丞鄒公瑾

大理少卿胡閏

戶部侍郎郭任

盧迥

刑部尚書侯泰

侍郎暴昭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工部尚書鄭賜

吏部尚書張純

侍郎毛泰

御史董庸

魯鳳韶

王慶

高翔

魏公勉

宗人府經歷宋徵

巨敬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黃子澄字

江西袁州府分宜人洪武十八年會試第

一少年有文采伴讀

某宮建文時為太常寺卿建議削侯王之權大見信用已而坐赤族妾入浣衣局生子名衆家兒鄭氏養為子冒姓鄭今尚存生女四見在南京西京

子澄嘗題寒江把釣圖詩曰風攬蘆花雪作團扁舟一
葉信盤桓榮身不用千鍾粟度日長消一釣竿欸乃數聲
天地窄遨遊萬頃水雲寬絲綸在下三千丈欲得鼈頭
與世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於

右順門裏口奏有奸惡齊太的姐并兩個外甥媳婦又
有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條漢子看
守着年小的都懷身節除夜生了令小龜子又有三
歲小的女兒奉

欽依由他不的長到大便是個活賤材兒又秦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又有史家有鉄信家小倪子奉

欽依都由他欽此

齊秦字

應天府溧水縣兵部尚書北兵起秦主征

討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兵至金川門潭王及李景隆開門迎逢秦出走過廣州州遇王原未後被執凌遲而赤其族

秦宗族兄弟宗敬叔陽彥時未等俱克軍從弟敬宗

典刑

陳迪字景道寧國府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

圭曾祖

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
百戶迪幼個儻有志操洪武初辟本府學訓導己未以
通經召試除翰林編修乙丑二月陞侍讀預修大典解進
書義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捕蝗弭盜綽有
政声甲戌十月丁內艱起復辭弗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左
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迪率土
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絲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詣行在

陞禮部尚書授特建榮祿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迪以刑獄未清乞

勅法司精擇公廉仁厚分詣府司州縣將罪囚審實具奏區處勿令久禁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尽喪又畏公私逋負之迫夫今不恤必致團結山林為非請所司顧歸者善加存恤否則所所在附籍給與開田耕種免其差徭三年庶得民安盜息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少保辭兼俸不受聞北兵迫近與太常卿黃子澄吏部尚書張純兵部尚書齊泰戶部侍郎郭任刑部尚書侯泰

禮部侍郎黃觀翰林侍講方孝孺左副都御史練安守
大理少卿胡閏左拾遺戴得昇宗人經歷宋徵力糾給事中
韓求等奏請急設法防禦不然禍且不測

太宗皇帝既即位召迪等責問迪與子澄齊泰方孝孺
戴得昇^韓求等不眠皆被族誅迪既與二子鳳山丹山同
日死家人拾其遺骨歸葬于宣城計家橋圩埂上後宗朔
有憤其累已謫戍者掘其骨投河洪熙元年 詔釋宗

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寅郡人設迪神主於鄉
賢祠甲辰郡守 復於迪故居址立祠並立石墓門

寧國人舊傳是日既縛父子六人於柱將刑鳳山等叫
曰父親尔累我每迪曰我兒不要說這話迪罵不絕口遂
割鳳山等舌鼻耳小大炒熟納迪口中使食之遂俱凌
遲碎骨有老奴拾遺骸負歸宣城

堊外家計家橋

練安字子寧江西臨江府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及第歷
翰林修撰遷吏部侍郎左副都御史嘗上書論曹魏已而
靖難之師渡淮靖江王府直史蕭用道與衡府紀善周是
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

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
所論吾過有即改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三十五年六月內
坐族誅

始以直言儻論對策于大廷繼以柔嘉忠厚揚趨於法從時
中外之士以文學行義稱之迄皇上嗣位升之銓曹而屬之

進賢退不肖之任

王竹譜上
子年嘉

正月二十四日該按尉劉通等賡帖一將禮科引犯人張烏
仔等男婦六名爲奸惡事又引犯人鄒文壽等男婦一百
五十一名爲奸惡事

欽依是連這幾日解到的多是練家的親前日那一起還
有不平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真怪催他又打那長解錦衣
衛把這廝每都拿去同刑科審近親的揀出來便凌辱了
遠親的只發去四散充軍若那遠親不肯犯近親的說出
來都凌辱了

二月又解到鄒公罪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口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字去矜從董彞學
易元末不仕洪武三十年辟巴庠師人稱愚菴先生已而
以母老罷歸明年部使者薦詣京師授濟寧府知府四

年以誣被繫孝孺上書政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
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二月

卒于京凡孝聞弟孝友

見希直所輯文行狀及宋濂所撰墓版文

方正學負精銳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
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准語道德則以孔子孟爲宗
會其道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

者也

王仲綬進志齋集序

正學先生早有盛名自童時鄉人即呼爲小韓子迄今
年既壯而德愈發故其爲言益宏粹嘗着學歲九首

王仲禧
跋語

方希直性孝友爲文章惟道醇深登宋公門者莫能
與之齒公持忠愛之雅親子姪弗及也 宋見太送希直序

正學方孝孺厚氣粹和秉志貞諒爰切自冲邁修厥
學。既昌爲德益著田是大肆歟若披雲漢招回罔
有有利堯丕皇猷式輔玄化率流委靡奮習以昭我

皇家文明之治厥惟旨哉

王仲禧述
蜀王碑

方希直從宋公學于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
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來四方老成凡與

宋公交者無不推許之

蘇伯衡
評說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贊一覽輒奇
之館宜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
謝事還邇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
統人物絕續之紀云其建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
越四春秋而已美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
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筆姑置勿論自餘諸
子與之角逐文場不識孰爲後先也今爲此說人必疑余
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

希直年甫移冠聲譽已播於縉紳間

國初大老如太史潛溪宋公教授長山胡公即以斯之文任

爲屬迄今德性疑定年益壯而業益成

云

申戊之春

以蜀府召會至成都 賢王虛以待之

王僕綰送先生志
漢中王府序

天子即位首召人侍講翰林而名益著聞

仲綰文集

則聞被召計必已獲膺大任敢有說以進於左右凡人有
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於高祖
能用其才者賈誼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何則子

房於高祖緣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問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于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考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得自用其才也今

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之術遠方臯夔亦非于房賈誼可論真所謂

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時見吾

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
吾君必能及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
豈非天下之幸與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
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
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
之則人從之也易難行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
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
措之宜也執事於此固不待於愚言也贅然人情愛其人之
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求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得其既失

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有過於僕者也伏惟少垂察焉

王叔英與
正李書

文廟初即位欲詔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執迫之不得已孝孺持斬囊而行見文廟即草詔之舉 大哭曰將何為辭

勅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即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 之遶夷其族孝孺子宋景瀛其文章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

不可犯濫不及也

其言甚切

先生既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匡主獨秀於玉葉中
尋用文薦侍講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間所謂惟先生
之咨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玉璧晚路崎危皎大節
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先生之淑履如
此天宜有以培植之而漸蕩慘於無道如此豈理也耶自
古有然又何云天項則同即赴洪希直為絕命詞云天
降亂離予孰知其由二綱易位予四維不脩骨肉相殘
予至親為仇奸臣得計予謀國用猶忠臣發憤予血

淚交流以此徇君子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

令尹郭紳又嘗即先生故居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爲之者也

成化己亥同郡謝鐸
遜志齋集序

遜志先生自號正季 蜀獻王所命洪武二十九年六

月間任將仕佐郎漢中府教授三十年九月尚在

漢中

今按南京錦衣衛鎮撫司監簿除前編缺塚外所有簿籍載正學子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

族叔文度文恭 海 敏 族姪 諒 經 良

族弟希定

希崇

希用

希善

族姪孫起宗

起成

起莊

小局

居安

淵勝

族

崇儉 等

許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復姓黃洪武二十四年殿
試第一建文時歷詞垣禮部右侍郎屬官制改進位爲
侍郎嘗草燕王書北京將至觀募民義於池

文廟旣即位使使召觀京師渡江中流詒使者曰今至
京須盛服行見禮若不先習至期不能無失乃朝服南

向拜畢即自沈

觀建文末遷侍郎金華王仲績有題黃侍郎翠微
書舍詩曰決策當大廷題名獨先奪又云詞垣暨南
宮終歲知幾遷

奸惡官員姓名

方孝孺

翰林侍講

齊泰

兵尚

黃子澄

太常寺卿

張純

天物

王純

尚

陳迪

兵尚

侯泰

司尚

鄭賜

工石

練安

副都御史

胡閏

大理寺少卿

邴公瑾

大理寺

郭任

兵尚

盧迴 戶侍

暴昭 刑侍

毛泰 更侍

黃魁 礼侍

黃福 工侍

戴得羣 左拾遺

宋徵 字人經 廩

翰承 戶科給事中

葛誠

許觀 侍中

王叔美 修撰

周是修

盧振

顏瑰

陳維之 戶科給事中

尹昌隆 前御史

張昂 北平布政

卓敬

鐵鉉 山東布政

巨敬 戶部主事

謝昇

黃彥清

龔泰 戶科給事中

董庸 御史

曾鳳韶

王慶

高翔

魏公冕

吳衛史

毛大芳

陳彥回

徽州知府

鄭恕

新豐知縣

宋忠

指揮

姚善

蘇州知府

胡子昭

山東金華

周濬

葉惠仲

高不危

廖鑄

得慶侯

徐受

壽輝 魏國公

鄒公瑾字

蜀重慶

人

古渝

仕大理寺丞

歐鄉鄧公瑾氏以簪纓故家且少聞庭訓其志篤其才敏自弱冠即知所當孝然而不安於小成歲甲戌予胥會於古渝與之論議落、可喜自是凡三會、

必握手劇談而知其所文字益以進

王仲緒
野文

胡閔

鄱陽人大理寺少卿即時坐戮

本月二十五

日其男傳道亦典刑次男傳慶復俱戍邊衛妻汪氏及二女俱配象奴

郭任字

鎮江丹徒在城人戶部侍郎

男經年三本年六月二十五日亦慶決金山保廣西克

軍三女俱配象奴

侯泰字

三十五年三月內到濟寧等處運糧五月內前去淮安等處運糧本年六月二十一日赴京行至高郵與皂隸上高人茅印仔一同被拿本月二十六日送錦衣衛鎮撫司七月初十日典刑

弟敬祖男玘俱七月十五日典刑其他子弟同克軍身故妻曾氏年四十九求樂元年三月配象奴劉三爲妻後劉三病故求樂三年六月以老疾發與男錦衣衛習匠人侯景兒隨住六年送浣衣局至九年三月景兒尚

在監聽決

暴昭

刑部侍郎

陳維之字

福建莆田縣人壽里十五面人庚辰科進

士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乃奏僧道人給五畝以賦民從之北兵起維之聞有達白因肆指斥京師平與黃子澄齊泰巨敬韓求輩不厭被族誅

父四秀年六十九發甘肅克軍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行至開封府病故母黃一姐年六十五發甘肅隨住本年十月二十九日行至鄭州故

男徵仔四歲隨母饒氏給配後以求樂六箒抄送鎮撫司十月十六日在屯田所病故

妻饒氏即姚氏年四十二配象奴阿 爲妻

女進奴年十三歲配指揮袁江爲奴一歲求樂初故

弟余朔等俱克軍

張統字昭季號鶴菴西安府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統由經歷舉雲南布政司右叅政進左布政使凡云南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統裁定民夷心孚遠迓奠安洪武二十年三月八

觀考其考能爲天下第一深蒙 獎諭而還三十一歲召爲
吏部尚書癸未夏六月王師旣入京城純經死于部之後堂

毛恭

吏部侍郎

董庸

御史

魯韶鳳

御史被誅

高翔

御史

王度字子仲年四十七惠州歸善縣人由明經儒士任
山東道御史其年七月內發賀縣千戶所充軍永樂
七年十月發北京去訖

魏公冕

御史被誅夷

宋徵

宗人府經歷

巨教

平涼人

戶部主事

牛景先

永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教坊司官於

右順門口奏蒙錦

求衛鎮撫司發下在逃官牛景先的次妻合無照舊刺了奉

欽依還照舊科遵欽此

卓敬

永樂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坊司官於

奉天門題奏有奸惡婦女卓敬女楊奴牛景先次妻劉氏合無照依前例奉

欽依是欽此

鉄鉉鄧州和豐鄉人由監生除禮科給事中華除年間陞山東叅政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初二日送司十月十七日典刑

時年三十七

十月初五日山東布政司經歷司送其家屬到京男
福安十二歲永樂三年發河池千戶所充軍康康七歲
永樂元年在鞍轡局病故

妻楊氏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取送教坊司元年閏
十一月初病故女玉兒四歲送教坊司

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六年故

以上並南
京錄未詳

鎮撫司

長印簿

山東參政鈇鉉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字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鈇而

成 文廟潛帥時有誣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
目獄未成

高廟怒屬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受之未幾推山東舉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特城有攻破者隨完之
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已而出戰

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
廷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首鼻亦不顧碎分其
體至死罵名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鉉一人而已乎

氏有愧焉

李少保文遠
公天項日錄

平氏名安一名保兒驍勇有明戰時得勝庚辰四月
以都指揮從曹國公戰白溝河辛巳閏三月薊城統兵
十餘萬大敗北于小河壬午春督遼兵十餘萬圍通州
又戰單家橋四月退至靈璧大戰爲北兵所擒

上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事京城旣平久之上
嘗謂平保兒齒在耶安遂自縊死

茅大方年五十四揚州府太興縣在城人由儒士入官嘗寄
詩淮田守將有云：消息近如何

張使大龍燻地軸莫教跌騎過天河

不愧當年馬伏波

西風一度一悲歌蓋北兵初起爲山東鉄布政所拒
久尚未到淮 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與其男項童道

壽俱典刑幼男文生永樂四年十二月亦處决項童
男添孫充軍道受男婦生等俱在監續故妻張氏年
五十六發教坊司本年十二月病故教坊司右韶舞安
政等官於

奉天門奏有弟大方妻張氏年五十六歲病故奉

聖旨着錦衣衛分付上元縣埋去門外着狗喫了欵

此 胡子韶年四十一嘉定州榮縣榮州鄉人由儒士任山

東按察司僉事

先是庚辰年典
同為史官

本年八月十九日送鎮撫

司九月十一日處決

妻王氏年四十帶幼女住兒配千戶喜孫為奴

父復初年八十三克軍母郭氏八十一歲隨住

頌年七歲習匠六年五月故

維年十四習匠永樂三年克軍九年三月間合收監聽決

見在

宋忠

指擇

男謙年十六任鎮男衛指揮使三十五年九月充軍

鄭恕年五十八台州府仙居縣二十六都人由訓導子舉蕭
縣知縣是年八月十七日典刑凌遲

妻彭氏年四十七歲并妾夏連女百家奴年年五歲俱送
浣衣局男瀛：男楷 姪韞：男申湛俱發北京種田男
浚永樂七年三月內姪汲八年二月內各病在監故

陳彥回年四十七莆田縣隄新里人任徽州知府是年十

月十五日典刑

妻屠氏年五十二元年四月內執浣衣局取配蔚州千戶
卜友生爲奴

姚善年四十三 安陸州人任蘇州知府是年六月
二十日送問七月初十日凌遲

妻宋氏年四十二歲配燕山中護指揮紀綱爲奴六年
八月改配旗守衛指揮張杲爲奴男絳兒蘇州俱隨母
男節質縣千戶所克軍項兒求樂九年三月尚監候听決

廖鏞

無爲州巢縣人已故德慶候廖權

男任散騎元年四月初十日鎮撫司奏送刑部伊弟銘鈇俱
克軍

父昇甘州克軍

母楊氏年四十五并銘女俱送流局水

堂兄烏撒衛指揮同知基本本年十二月到京自首二十七日送
監明年四月內病故

葉惠仲年六十四歲台州臨海人曾以知縣克修史官
爲庚辰會試同考官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凌遲

妻肖氏配永平衛千戶秦貴爲奴

周璿

青州府諸城人

妻王氏年四十三男歪兒年七歲是年十二月隨母給配
隨住永樂九年三月內收監聽決

謝昇

父

父旺年七十四歲男咬兒年二十俱本年十月初二日全盛衛

克軍

四女俱送浣衣局

妻韓氏三十九本年九月二十日取送洪國公立福處轉

營奸宿

高不危

是年七月十七日送到不危任所家屬男婦十三名弟

宣年二十七海南衛充軍

實十三歲發習匠永樂九年三月案令監候听決

盧原質

浙江台州府海寧縣人洪武二十一年進

士第二人翰林編脩太常寺少卿

景清

陝西寧州真寧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

士第二人

戴德昇

浙江寧波府奉化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

士第三人歷編修侍講監察御史改左拾遺

張昂

北平布政使

葛試

盧振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歷任運文君
永樂五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奉盧振張昂葛誠等
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
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
罪他只着在閑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
長男選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中山沒後的祿米戶

部查了都還他欽此

出吏部驗封司彙簿內

二十三日禮部引犯人程亨

等男婦五名爲奸惡事合送該衙門

欽依是這張雨的親是鐵錦衣衛拿去着火燒

周德以是_字修行太和人_是修初舉霍立縣訓導寺人見太祖高

皇帝擢同府奉祀正見_建文初有告言王府過失事王府官屬

皆下吏是修以常見得免改銜府紀善預修纂於翰林教

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

太宗文皇帝旣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恣自焚明日留書其家別

友入江中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

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太祖皇帝即大位教月

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自_其其心

一無所所問

楊士奇所著是傳

文廟過江時胡廣全幼攻黃淮胡

儼解縉楊士奇是周修筆俱在朝惟自修具衣冠詣應天

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爲贊繫於衣冠自縊於東廡下

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

愧於死者後縉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我亦同

死誰與你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違文之難與唐之

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過唐

太宗其所論諫豈下於徽若留於仁宣時事業必有可

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李少保文遠
公天頂日錄